

孟廣慧、王襄、王懿榮與甲骨

——應河南安陽殷墟筆會之約所撰

甲骨文爲世人所知已經八十多年，它的出土不光是中國學術史上的大事，也引起了世界上所有研究東方歷史、語言、文字和文化學者的關注，已經形成一個專門的學科——甲骨學。

關於甲骨發現的問題，也就是誰最初知道、見到和收購的問題。在 1951 年胡厚宣先生的《五十年甲骨文發現的總結》（下簡稱《總結》）一書問世以前，中外學者，幾乎是異口同聲地說是王懿榮。雖然個別學者早就有不同的說法，卻沒有引起大多數學者的注意！

其所以使得中外學者誤會的原因，主要是由於一篇文章——《汐翁龜甲文》^①。首先引用它的是董作賓，迨 1937 年 4 月董作賓、胡厚宣合編《甲骨年表》時再次引用之。這份年表是胡按董 1930 年的《甲骨年表》增訂重編的，關於發現的問題照錄了董所引《汐翁龜甲文》部分文字。據胡先生說，他並沒有見過這篇文章。除去《甲骨年表》引用的部分以外，《汐翁龜甲文》的全文都談了些什麼，我們不知道。而《甲骨年表》與《總結》^② 所引雖然前者好像是原文，後者是譯文，但內容的重點卻又不盡相同。

爲了這份舊刊物，我曾經在天津、北京、上海、南京、武漢、西安、濟南的地方和高校圖書館尋找，失望了。以南開大學歷史系的名義（編者按：作者 1982 年受聘於該系教授書法史）給香港中文大學周法高先生（曾主編《金文詁林》）發信詢問；通過香港的友人給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李孝定先生（曾編過《甲骨文字集釋》）轉過信，希望將《汐翁龜甲文》全文複製；還曾多方面托人在日本設法尋找，都沒有回信。至此，我懷疑究竟有沒有這麼一份材料，何以竟如此之難找！

即或果真有這麼一篇文章，汐翁何許人，至少不是個研究甲骨文

① 見 1931 年 7 月 5 日北平《華北日報·華北畫刊》第 89 期。

② 見胡厚宣著《總結》頁 14。

的，因為在《龜甲文》之後，就再沒有其他關於這方面的論著。也許是個新聞界的人物。舊社會個別新聞工作者的態度不一定完全可信。可能爲了補空，就不負責任、不深查究，把一些傳聞寫了出來。

一、《汐翁龜甲文》及其他

關於甲骨發現的經過，《汐翁龜甲文》的部分文章是怎樣說的呢？它說：

……戊戌年丹徒劉鶚鐵雲客游京師，寓福山王懿榮正儒私第。正儒病瘵，服藥用龜版，購自菜市口達仁堂。鐵雲見龜版有契刻篆文，以示正儒，相與驚訝。正儒故治金文，知爲古物，至藥肆詢其來歷，言河南湯陰安陽，居民搯地得之，輦載銜粥，取價至廉，以其無用，鮮過問者，惟藥肆買之云云。鐵雲遍歷諸肆，擇其文字較明者購以歸。^①

短短的一小段文字卻有不少漏洞：

甲、“購自菜市口達仁堂”

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達仁堂總經理樂松生說：“民國初年，先伯樂達仁拿着五千兩銀子到上海……開設了達仁堂。……1915年他又到天津開設達仁堂，並設總管理處於天津。1927年……（我）即應先伯之召，在天津達仁堂學習經營管理業務。除上海、漢口兩處外，又在長春、西安、長沙、福州、香港等地設立分號，並將青島的分號遷至大連。”^② 沒提到北京。

天津市和平區政協委員、原達仁堂總管理處副經理張蔚涵說：“1. 達仁堂開業於1913，先是在上海，1914年又在天津開業，並將藥廠移遷天津。2. 北京達仁堂在1917年開業，初在前門外楊梅竹斜街，後又遷移於前門外大柵欄西頭路南，以迄於企業公私合營併入同仁堂。

① 見董作賓、胡厚宜合編《甲骨年表》頁1。按將戊戌改爲己亥是不應該的，今仍其舊。

② 見樂松生：《北京同仁堂的回顧與展望》，《光明日報》1961年7月17日—19日。同文又見於《全國文史資料·第十一輯》頁143—144。

綜上所述，從時間上說 1913 年以前根本沒有達仁堂這個字號，從店址說，達仁堂從未在菜市口開設。”^①

從這兩項鐵證，“購自菜市口達仁堂”的說法不攻自破。王懿榮 1900 年殉職，不可能在他故後十二三年到才開設的達仁堂去買藥，何況菜市口根本就沒有過達仁堂藥店。

乙、“鐵雲以龜版示正儒”

一、劉鐵雲自己說：“……（甲骨）既出後，為山左賈人所得……庚子歲有范姓客挾百餘片走京師，福山王文敏公懿榮見之狂喜，以厚值留之。”^②

二、是年（光緒二十五年己亥）秋范估（壽軒）以甲骨文字十二版售與王懿榮，每版價銀二兩。^③

三、光緒戊戌、己亥間，洹曲涯岸為水所蓄，土人得龜甲牛骨，上有古文字，估客攜至京師，為福山王文敏公懿榮所得。^④

四、村人得骨，均以售范，范亦僅售與王文敏公，他人無知者。^⑤

五、在王氏（懿榮）生前，劉氏（鐵雲）似並未看到他的甲骨，當時王氏對此秘藏，並不輕以示人。^⑥

六、……當那包藥從宣武門外菜市口達仁堂買回來，王氏親自打開審視，發現龍骨上面刻有篆文，就大為驚訝起來。^⑦

七、……估客攜至京師售與王懿榮。^⑧

八、“回憶己亥、庚子間，濰縣估人陳姓（鶴年按應作范姓）……乃親赴發掘地查看，惟見古代牛骨龜版，山積其間……估取其一稍大者，則文字行列整齊，非篆非籀，攜至京師，為先公述之。先公索閱，

① 這是張蔚涵給我的一封親筆信，張從 1938 年起擔任達仁堂總管理處副經理，直到新中國成立後公私合營。另據 1979 年 10 月他寫給天津市文史研究館題為《達仁堂的創建和基本概況》一文，開頭說，“達仁堂開業於 1912……”，時間雖比此信早一年，但和樂松生的說法是相合的。又天津市和平區政協秘書長、前天津樂仁堂副經理、藥廠副廠長、合營後第一中藥廠副廠長李安東關於達仁堂的瞭解與張蔚涵完全相同。

② 見劉鶚：《鐵雲藏龜》自序。

③ 見董作賓、胡厚宣合編《甲骨年表》第一頁據明義士：《甲骨研究講義》引范估言。

④ 見王國維：《最近二三十年中國新發明的學問》。

⑤ 見羅振常：《洹洛訪古遊記》上 12。

⑥ 見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頁 647 據劉鶚：《抱殘守缺齋日記》辛丑十月二十八日所記。

⑦ 見胡厚宣：《總結》頁 14。

⑧ 見容庚：《甲骨文字之發現及其考釋》，《北大國學季刊》1924 年 1：4 頁 656。

細爲考訂，乃畀以重金，囑令悉數購歸。”^①

以上材料均足說明王懿榮見到甲骨是商人賣給他的，劉鐵雲並不在座，也並非劉發現甲骨上面有文字以示王氏的。對於這一點，王懿榮的兒子王漢章也無異詞。胡厚宣在引用他自己所編《甲骨年表》上這段故事的時候也沒有採取劉氏在座的說法。當然就根本不存在什麼“鐵雲遍歷諸肆，擇其文字較明者購以歸”這回事了！

丙、關於“購自藥店”

一、所謂龍骨，多半皆爲甲骨文字，售法有零有整……整批即售與藥材店，每斤價製錢六文，有字者多被刮去。^②

二、且古骨研末，又愈刀創，故藥鋪購之。一斤才得數錢。……購者或不取刻文，則以鏟削之而售。^③

賣給藥店的既然多被“刮去文字”或“以鏟削之而售”，那麼從藥店當然買不到帶字的甲骨。以上乙項所引材料都說是商人賣給王氏的，並非購自藥店。

除上引文章以外，還有這樣一段文字：

清光緒中有吳人劉鶚遊學宛平。主朝士王氏（懿榮），適庖丁持龜甲數握，將以煎膏。睇之，類有刻畫若文字然，異焉！詢知購自藥肆，曰來自安陽，益奇之，悉市以歸。拓諸楮上，曰《鐵雲藏龜》。^④

在主張“君子遠庖廚”的社會，肯定不會出現這種情況。至於“悉市以歸，拓諸楮上，曰《鐵雲藏龜》”云云，這中間還隔着四五年的時間。多少周折，怎麼好跟初發現連得這樣緊呢？

由《汐翁龜甲文》和這段短序發展成：

據說那年王懿榮在北京做官，患瘧疾，吃中藥，其中有一味龍骨。當那包藥從宣武門外達仁堂買回來，王氏親自打開審視，發現龍骨上面刻有篆文，就大爲驚訝起來。王氏本來就是金石專

① 見王漢章：《古董錄》，登在《河北第一博物院畫報》第51、52兩期。

② 見董、胡合編《甲骨年表》頁1。

③ 見胡厚宣：《總結》頁13引羅振常：《洹洛訪古遊記》宣統三年二月二十三日節。

④ 見徐英：《甲骨文字理惑》序言。

家，精研銅器銘文之學，知道這種骨頭一定很古，就派人到那家藥鋪，問明來歷，並且選了一些文字較明者全部收下。就這樣偶然的認識了甲骨文字，從此甲骨見重於人間。^①

這是《洸翁龜甲文》部分原文的語譯，祇是情節稍有出入。以下這幾篇就不同了。

公元 1899 年，即清光緒廿五年，北京城裏國子監祭酒王懿榮生了病，延請太醫診脈處方，隨即打發家人從中藥店揀回兩帖藥。王氏在藥中發現一味不尋常的藥——龍骨，一時好奇心起，一看，龍骨上面刻着文字。……王氏原是金石學家，素有考古癖好。如今，面臨這幾片龍骨，他自然要尋根問底，探出一個究竟。好容易被他打聽出來：原來北京城裏幾家著名的中藥店，凡是龍骨這味藥材的貨源，一向都是從河南、陝西、甘肅等地由藥材經紀商販運。目前上面帶字的“龍骨”，正是有人從河南帶到北京的。經過一段曲折，王懿榮終於找到山東濰縣一個姓范的骨董商人，他正是有字的“龍骨”的直接蒐購者。^②

看得出來，這個故事同樣是按《洸翁龜甲文》的輪廓編寫的。但作者的態度是很明確的，認為這個故事是“傳聞不可信”。^③

……清光緒初，小屯村的剃頭匠李成，染上一身疥瘡，連馬褂也沒法穿。一個窮剃頭匠拿不出錢去尋醫買藥，抱着一絲僥倖心理，他就試着將那些扔在河邊的甲骨揀來碾成碎粉敷在濃瘡上。奇跡出現了，骨粉一到瘡面，膿水就被吸幹，這可把李成樂得合不攏嘴。既然這甲骨有這般奇效，何不大膽再做些試驗呢？他用石子在手上劃開個口子，再把骨粉敷上，結果這骨粉竟然還能止血！更為奇怪的是，他把一根稻草用唾沫濡濕橫向放在甲骨上，這稻草總會轉為豎向。

出土古骨竟然有這般特異功能的消息，像長了翅膀一樣傳遍了小屯村。村上一些上了年歲的人說這是神仙顯靈；那些讀過幾

① 見胡厚宣：《總結》頁 14。

② 見肖艾：《甲骨文史話》頁 1—2。

③ 見肖艾：《甲骨文史話》頁 1—2。

年書的人則說它是“龍骨”。李成將身上的濃瘡治癒後，也不給人家剃頭了。就把“龍骨”收集起來，拿到中藥鋪出賣，藥鋪不敢收，誰知道他這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呢！李成拍拍胸脯說：“你們不信，可以當場試驗！”他的當場表演，使藥鋪掌櫃眼見為實，雙方說定，以時價一斤六文錢收進。

從此，小屯村地下有寶貝骨頭的消息驚動了四鄰，周圍居民也紛紛來挖掘。一位剃頭匠的偶然巧遇，導致了凝結中國古代燦爛文化的甲骨源源湧向中藥鋪。

第一個揭開中國甲骨文之謎的人叫王懿榮。1899年任國子監祭酒（相當於全國唯一一所大學的校長）的王懿榮患了瘧疾。他精通醫道，每帖中藥都要經他過目後才送去煎。有一天，他照例在吃藥前，把藥拿來一一細看。忽然，他發現一塊“龍骨”上有刀痕，再拿來仔細一看，頓時感到驚訝，原來上面刻的是文字。精心鑽研金石的他，對中國的古文字造詣頗深，這“龍骨”上字跡與他正埋頭研究的銘文相差無幾。他立即將中藥鋪刻有文字的“龍骨”全買下。

王懿榮考證這“龍骨”，原是商代卜骨，是珍貴的商王室的檔案。王懿榮的偉大發現，揭開了中國古文字研究嶄新的一頁。他出重金收購“龍骨”，頓使“龍骨”身價百倍。漲到了每一個字二兩銀子。這些文字以後人們就稱之為甲骨文。^①

通過作者的藝術加工，李成居然是個富有試驗精神的傳奇人物，王懿榮又多了一個“精通醫道”的頭銜，至於許多不合史實的地方，特別是王懿榮考訂龍骨為商代檔案等等，就不必一一駁證。

大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在北京城裏發生了一種怪現象，幾乎所有的中藥店忽然生意興隆起來，一味名叫“龍骨”的中藥在很短的時間內被人搶購一空。市民們都感到莫明其妙。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原來這是古董商們在囤積居奇，爭奪“珍寶”呢！這場激烈爭奪戰的發起者就是清人王懿榮。

王懿榮頗通金石學。他有個嗜好，在吃中藥時，總愛把各味藥材仔細品評一番。一天他無意中發現“龍骨”上好像刻有什麼

^① 見卜氏·方勁戎：《甲骨文是怎樣被發現的》和《甲骨瑣語》。載上海《書訊》第53—54號。

東西，由於長年研究金石學的緣故，他馬上判斷出刻的是文字，是一種還未被人們所認識的古代文字。這是多麼驚人的發現啊！他簡直激動得快要發瘋了，馬上命令手下人分頭到各個藥店去，將“龍骨”全部買回。這個消息像狂風一樣吹遍了全城。古董商們誰也不甘心落後，風靡一時的搶奪戰就這樣開始了。接着，人們打聽到“龍骨”的老家在河南省安陽市小屯附近，戰場又迅速遷移到那裏。……

自從王懿榮偶然發現甲骨文以後他就專心收集，所得甲骨約一千五百餘片。不久他死去了，臨死前，將這些珍品賣給了劉鶚。……^①

由《汐翁龜甲文》一篇無稽之談竟發展到如此混亂的地步，尤其是最後一篇，將給青年一代和關心甲骨發現問題的人們留下什麼樣的印象和影響，恐怕始作俑者是完全没有料到的吧！？

二、最早知道和收購甲骨的是誰

根據以上的分析與證明，可以斷定《汐翁龜甲文》完全是不足為憑的。過去，中外的學者們沒有詳察，上了它的當，聽信了這篇編造的謊言，五十多年來不知多少人受了騙。因此有人曾說過：“這個故事最初還僅僅是一個傳說。到了1931年，有一人化名為‘汐翁’……寫成一篇題為《龜甲文》的文章。……這樣一來就成為有文字根據的事實了。但是‘汐翁’是何人？他的根據是什麼？沒有人瞭解。”^②

既然“汐翁是何人，沒有人瞭解”，文章又不可信，那麼甲骨又是如何被發現的，最早知道和蒐購甲骨的是誰呢？讓我們讀一讀甲骨學專家們信而有證的記載吧。

胡厚宣1951年的《總結》一書裏引用了王襄早在1933年1月和1935年3月所發表的兩篇文章以後說：“……據文中所說，孟定生在1898年就疑心這些東西或是古簡。但因沒有見着原物，所以未能明確認識。不過孟、王兩氏的蒐求甲骨，至少當和王懿榮氏同時。這一點

① 劉煒：《甲骨文的傳說》，《青年一代》1980年第六輯頁50“知識天地”欄，上海人民出版社。

② 見孟世凱：《殷墟甲骨文簡述》頁24。

很多學者都忽略了。”^① 這個論斷比以往學者們的看法顯然進了一步，但仍不確切。現在就來看看王襄的文章究竟是怎樣談的。因為這兩篇文章都登在舊畫報上，發行量小，不易找到，故全文移錄：

《題所錄貞卜文冊》：

前清光緒己亥年，河南安陽縣出貞卜文。是年秋，濰賈始攜來鄉求售。鉅大之骨，計字之價，字償一金。一骨之值，動即十數金。鄉人病其值昂，兼之骨朽脆簿，不易收藏，皆置而不顧。惟孟定老世叔及予，知為古人之契刻也，可以墨跡視之。奔走相告，竭力購求，惜皆寒素，力有不逮，僅於所見十百數中獲得一二，意謂不負所見，籍資考古而已。後聞人云，吾儕未購及未見之品，盡數售諸福山王文敏公矣。翌年，濰賈復來，所攜益夥。定老與余，各有所獲。值稍貶，致吾儕得償所願焉。未幾，拳匪亂作，避地他鄉，不復講求此學。比歸鄉里，定老出所藏貞卜文寫本見示，因假錄之為一編，凡三百三十品。集予自藏者為二編，凡二百二十品、三編百十品，錄自濰賈，最括五百六十四品，成書一卷。其文多殘闕，字尤簡古，不易屬讀。爾時究不知為何物。予方肆力於帖括業，遂亦置之，不復校理。後學於京師高等實業學堂，甲辰、乙巳年間，日課餘閑，始治其文字，知此骨有龜甲象骨二種，乃古占卜之用品，文即卜時所記，所謂命龜之詞與占驗之兆也。字之可知者多，因加詮釋，與諸同志討論之。庚戌秋，羅叔老貽所著《殷商貞卜文字考》，說多符合，並證予說不誣。羅氏定為殷商遺物，亦足徵信。今年簠室殷契類纂，頗收此錄中字。惟釋文有未當者，類纂中一一是正。至此錄之舊釋，不加刪改，欲讀者知予治此學問，今昔之進退果何如耶。^②

《題易稽園殷契拓冊》：

當發現之時，村農收落花生果，偶於土中撿之，不知其貴也。濰賈范壽軒輩見而未收，亦不知其可貴也。范賈售古器物來予齋，座上訟言所見，鄉人孟定生世叔聞之，意為古簡，促其詣車訪求，時則清光緒戊戌冬十月也。翌年秋，攜來求售，名之曰龜版。人

① 見胡厚宣：《總結》頁 22。

② 見 1933 年 1 月《河北博物院半月刊》第 32—33 期。

世知有殷契自此始。甲骨之大者，字酬一金，孟氏與余皆困於力，未能博收。有全甲之上半，珍貴逾他品，聞售諸福山王文敏公。觀范賈所攜，知有龜甲獸骨二種。予藏有數骨，色變墨褐，質仍未朽，疑爲象或駝骨。且由卜字上吉字，知爲三古占卜之物。至於殷世，猶未能知。清季出土日富，購求者鮮，其值大削。予時讀書故京師，且京津兩地所遇，盡以獲得。汰其習見之文字，細屑之甲骨，最括存四千餘品。拙著《殷契徵文》所錄，皆寒齋舊儲。^①

從這兩篇文章我們清楚地知道：

甲、最早談論甲骨的古董商人是濰縣的范壽軒，不過當時不知道是甲骨，也不知道這個名字。

乙、范壽軒在王襄家裏談“甲骨”的情形，孟定生在座，以爲是古簡冊。時間是光緒戊戌年（1898）冬十月（舊曆）。孟催促范趕快去購買。

丙、第二年，光緒己亥年秋（1899），范帶着甲骨到天津兜售，已知叫龜版了。孟、王各買了一些，因要價太高，他們財力不足，但人世知有“殷契”是從這時開始的。

丁、孟、王沒有買下的和沒有看見的甲骨，范才帶到北京賣給王懿榮，其中有一片全甲的上半。

戊、庚子（1900）濰縣商人（鶴年按指范維卿）又來，帶的甲骨比以前多，孟、王又各買了一些，價格稍貶。

己、庚子年孟摹過一本貞卜文，王借去抄寫並據以錄入《簠室殷契類纂》。

以上事實陳夢家先生是肯定了的，他說：“除王懿榮外，最早鑒定與收藏甲骨的，應推孟定生與王襄。”^② 我覺得這個說法跟胡厚宣先生的說法同樣都還嫌含混，並沒有做出誰先誰後的判斷。事實簡單明確得很：

孟定生、王襄知道有甲骨比王懿榮早三個季度。

孟、王收購甲骨比王懿榮在先，他們沒收購或沒見到的才賣給了王懿榮。

應當尊重並肯定事實，確切地作出論斷：孟定生、王襄是最早知

① 見王襄：《簠室題跋》，載 1935 年 3 月 25 日《河北博物院半月刊》第 85 期。

② 見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頁 648。

道、鑒定和收購甲骨的人，王懿榮在他們之後。

《汐翁龜甲文》不可靠，王襄文章所說的内容可靠嗎？或許也會有人懷疑，這完全可能，而且也是可以理解的。回答很簡單：

一、他的兩篇文章在《河北博物院半月刊》發表，在同一刊物上王漢章（王懿榮的四子）也發表了有關同樣内容的文章，對甲骨發現的經過王漢章並沒有提出和王襄不同的說法，可以證明王襄所談是事實。

二、在同一刊物、同一時期沒有爭論，十年以後王漢章在發表《王文敏公年譜》時關於這個問題仍然沒有提出不同說法，更足以證明王襄所述是真實的（參見本文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

至於王襄《孟定生殷契序》所記己亥年冬十月他和孟定生到范壽軒寓所看到甲骨，孟就買了一些等情況跟《題易稽園殷契拓冊》的時間與經過小有出入，則當以後者為準。因為寫這篇序時先生已將近 80 歲，記憶力有些衰退了，印象模糊了，這是常情。

三、孟廣慧及其珍藏

先師孟廣慧字定生，別號很多，有白雲山人、君子泉等。因為藏有漢代樂器“鐃于”，遂以名室。天津人，秀才，無意仕途，以賣字終其身；和華世奎、嚴修、趙元禮共稱四大書法家。清同治六年（1867 年）舊曆 12 月 28 日生，中華民國二十八年（1939）舊曆 12 月 14 日卒，終年 73 歲。著有《兩漢殘石編》。^①

家教：

孟廣慧的二叔孟繼塤字志青，同治十二年舉人。曾官內閣中書、軍機，刑部、湖廣司主事，安徽員外郎，廣東司郎中，山東道監察御史巡視南城，貴州石阡府知府，湖北鹽法道署按察使。^②

孟繼塤鄉里有名，交遊極廣。每天接待賓客，在屋角為孟廣慧設一座，令其旁聽。孟廣慧從小就承受了這樣家教，聞見極廣，同時也頗得到一些前輩的賞識。

① 此書雙鉤鈐木，印數不多。材料恐不真。

② 見《天津新縣誌》卷十九之二及二十之二。

跟古董商的淵源：

孟繼塤能隸書，善畫蘭草，好古玩字畫，富收藏，因而古董商接踵而來。在接待這些商人時，孟定生也照例在座，為此接觸了許多古物，開擴了眼界，增廣了知識。這對於他後來善於鑒定，擅場臨摹，自己不會畫卻能教畫（著名女畫家楊青莪就是他的學生）奠定了牢固基礎。同時還跟不少古玩商多年保持聯繫。

哪里來的錢：

甲骨初出土，古董商居奇，要價甚高，“字酬一金”^①。孟定生是個窮秀才，靠賣字生活，哪里來的如此一筆鉅款呢？“其叔志青先生繼塤，時官武昌鹽法道，適寄路費至，欲其遊湖北，故挹彼注茲，以成其大願，所謂千載一時也。”^②

跟王懿榮一面之雅：

“有全甲之上半，珍貴逾他品，聞售諸福山王文敏公。”^③這一片較大，字較多，范壽軒並沒有給孟定生和王襄看，知道他們出不起善價，就帶到北京賣給王懿榮。孟聽到這個消息以後，痛惜沒能收進，然頗擬一見為快。就請當時在天津的王翰甫——王懿榮的次子寫了一封信，特地去北京找王索閱，足見孟對甲骨重視的程度。可惜，孟本人沒有留下記錄，無從知道當時情形。時間大約在 1899 年末或次年初。王襄給陳夢家信中所提的孟定生曾去北京看王懿榮，在王那裏見到原屬范壽軒的半個整甲，^④即指此事。

所藏甲骨：

孟先生前後共收購甲骨 430 片，分裝在兩個紙盒子裏，大小片數不等地用《兩漢殘石編》的樣張包裹着，上邊都有說明。^⑤

他住在天津東門里二道街老探訪局前，兩間簡陋的平房，各不足十平方米，自 1930 年直到先生故去以前，我和弟弟延年每週日去請他評講書法作業。曾求他給寫了一個扇面，上邊有一種字沒見過，更不

① 見王襄：《題易稽園殷契拓冊》。

② 見王襄：《孟定生殷契序》。

③ 見王襄：《題易稽園殷契拓冊》。

④ 見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頁 648（二）。

⑤ 見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頁 648（二）。

認識。他說是甲骨文，並且慎重地把原物拿來讓我們細看，接着給我們講了一些甲骨的常識，說：“王襄老對甲骨的研究是很深遠的。”談到收購經過時，他說：“當年在王綸老（王襄字綸閣）家聽范壽軒介紹新見古物的情形，有大塊、小塊，有短的和長的，顏色有白、黃、褐，還有的發綠，有的光亮，有的鬆脆，也有的挺硬實……我當時懷疑大概是古代的竹木簡或版牘，這些東西也極難得。本來跟范是多年的舊交，就慫恿他快去買來。轉年秋天范估帶着一包他所介紹的古物來，請我鑒定是不是竹木簡牘，當時我也認不清，祇覺得古色古香，愛不釋手，就買了一些。王綸老也買了一些。聽說後來范去北京，把我們沒買完的全都賣給了王文敏。”

他指着兩盒甲骨告訴我們：“這是 430 片，都沒有拓過，還帶着小屯的泥土香，更沒有全文發表過。偶爾臨寫幾片，但次數不多。”

孟先生故後，他的繼夫人詩氏曾經委託我給整理過他的部分遺物，包括甲骨。那些古錢、字畫、碑帖文玩等先後售出。我托茹鄉閣書店書友楊富邨以現金 200 元收下了這 430 片甲骨（編者按：據孟昭聯先生介紹這 200 元現大洋是為籌資治喪。參見 2005 年天津電視臺文藝部拍攝的專題片《甲骨學在天津》），計劃拓印出版，用來紀念先生。

瑞寶齋古玩店經理邢寶華（現在香港）和我至好，瞭解我外強中乾的經濟狀況，新中國成立前曾兩次介紹英國和日本人來求見我所藏甲骨，聲言願出幾十倍或更高的代價求讓。如為改善經濟狀況，這當然是好機會；但不忍這批國寶外流，祇推說現在外地托人拓墨，不在手邊，看都沒有讓他們看見。

1940 年春季，天津藻玉堂書店新到兩部羅振玉編印的《三代吉金文存》，金致淇與我各收一部。陳邦懷保之先生常來我家翻閱此書，他收吉金拓本 4000 餘種，我約 3000 左右，我兩人所藏可補此書未收的 100 多種，擬編《三代吉金文存續編》。當時陳先生正延北京拓工拓所藏甲骨，擬編《甲微室藏龜百品》，陳先生提醒說：“我在家鄉時原藏有甲骨二三百片，頗不乏珍品，不曾施墨，後毀於兵燹，連個拓本都沒有留下，至今思之尚覺慙然！目前時局動盪，你所收孟先生遺物，該急於拓墨，勿步我後塵，悔之不及。”我頗以為然。計議中，津市大水，不惟甲骨不及施墨，《三代吉金文存續編》也未着手，蹉跎至今，徒傷老大！

孟先生所藏，都是最早出土之品，當時土人不講手法，見甲骨與土黏連，因三千年埋藏，骨質變軟，用力強掰，故而碎小之片居多。後來改善，故較後出品大片為多。正如劉鶚所說：“……傳聞土人見土

墳起，掘之，得骨片，與泥土黏成團，浸水中，或數日或月餘，始漸離析，然後置諸盆盎，以水蕩滌之，兩三月，文字方得畢現。”^①但孟先生所藏也有一些較大的，也有些到現在還不識的字，特別有一片牛胛骨的上半，就是王襄先生所說的：“所收殷契文字之精者，如‘壬子卜、互貞、至於丙辰雨’下有紀貞之次第於兆圻之旁，由一至九，每三字列一排；於九之側錄‘上告’，在當時固推為僅有，至今視之，仍屬難遇之品，宜定老捐巨金收之，絕不顧惜也。”^②

本品字字清晰。羅振玉考釋甲骨文的“七”字費了許多筆墨，^③若使見此片，不知當如何喜悅！

新中國成立前我生活無論多窘，多麼需要金錢，孟先生這批遺物也沒肯出手。新中國成立初，生活更緊，首先跟天津市人民政府商議，天津不收。又跟郭沫若先生聯繫，郭回信介紹與文化部聯繫。

我揀選了字精、片大、文長，或雖片小而有新字的 30 片，大約在 1951 年初帶着其餘的 400 片和郭老回信到北京北海團城（當時文化部辦公地點），經與傅忠謨同志商定，以人民幣 1000 元半捐半賣給中央。傅同志說，這個代價確實太低，但剛剛解放，政府處處需款，也未可如何。我很慶倖，這第一批出土鮮為人世所知的甲骨，孟先生多年珍藏的寶物，沒有因為我的窘迫而流到國外，不管代價豐歉，由我交給國家，也算我為黨做出的另一方面的貢獻！這就是王襄先生說的：“定老身後所藏，盡以售諸故肆，此四百餘片殷契，李鶴年得之。繼鶴年拙於生事，又售諸文化部”^④的經過。這一段經過胡厚宣先生也是知道的。

後來經朱鼎榮字鑄禹先生——傅增湘先生的學生的介紹，跟傅忠謨同志相熟了。忠謨同志字晉生，是傅增湘先生之子。忠謨同志表示將為我向文化部請領獎狀，並答應以拓片一份為贈，用作紀念。忠謨同志不幸早逝，雖所允皆未實現，但其情可感。

聞此 400 片後來撥歸歷史研究所二所^⑤，曾經拓過 360 片^⑥，是選拓的。

大約在 1952 年夏季，胡厚宣先生經王襄老介紹見訪。索閱所揀留

① 見劉鶚：《鐵雲藏龜》自序。

② 見王襄：《孟定生殷契序》。

③ 見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

④ 見王襄：《孟定生殷契序》。

⑤ 胡厚宣先生告知。

⑥ 見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頁 656。

的 30 片，盛贊字精且無一贗品，並揮汗手摹數片。次年秋與謝國楨先生同來，代表歷史研究所擬購我所藏《王懿榮藏龜百品》精拓本、陳邦懷《甲微室藏龜百品》拓本、梅原末治編《河南安陽遺寶》和孟先生舊藏的 30 片。當時正在計畫將此 30 片拓墨，加以考釋，用《罇于室殷契餘珠》書名出版，公之於世，庶幾以彰孟先生為最初收購甲骨之一人，此亦弟子當效之勞。胡、謝二先生鑒我苦衷，其事遂罷。其餘各種也沒有談妥。

《餘珠》考釋稿成（編者按即《罇于室殷契餘珠》），曾請陳邦懷先生審閱，其中不少處校正了王襄先生在《簠室殷契類纂》中據草率摹本入錄之失誤。陳先生說須請王老閱後再付印。當時王老病篤，不久見背，遂未能如願。

郭沫若先生主編《甲骨文合集》，實由胡厚宣先生董其事。胡先生告我：《合集》巨著擬將出土之十五六萬片合部改編，細大不捐，我所藏的 30 片未經發表過尤當編入。^① 1965 年夏，文化部派商承祚之兄扶九先生來天津施墨，共拓三份，央華非同志為刊“鶴年藏龜”小璽專用鈐識。拓本三份：其一交文化部編入《合集》；其二擬贈胡先生，先生不肯收；第三份我用以影附《罇于室殷契餘珠》。這兩份拓本、《餘珠》考釋底稿、王襄老序言墨本、甲骨 30 片原物連同碑帖、字畫、文玩、書籍、圖章等在“文革”中全部被抄。

甲骨 30 片在抄去時，特別提醒過“紅衛兵”，這是國寶，一定交政府主管部門妥為保管。也許正為這個提醒，“紅衛兵”才把 16 片小的交給政府，現存天津歷史博物館。那 14 片在哪里？天曉得！感謝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感謝天津市黨政領導貫徹執行黨的英明決策，主動提出先將 16 片退回，其餘正在追查。

我這樣希望：16 片退回先出一個小冊子；14 片再退回更好。不能退回就從《合集》中輯錄出來足成 30 片之數。倘能搞到一份其他 360 片的拓本再好沒有。無論哪一本皆以“罇于室”之名，用來紀念先生。（鶴年按甲骨已退回 20 片）

書法成就：

孟先生於書法無所不能、無所不精。特別是隸書，成就最高。王襄老說：“憶昔年訪定老於罇于室，適為人作書。見其几案之上，殷契與漢碑雜陳，知君研求殷契有素，於彣、賓、互、韋諸史之筆法運用

① 《甲骨文合集》實收四萬多片，這可能是初意。

於漢隸之間，宜漢隸之獨步一時，為流輩所傾倒。”^①

四、王襄與《簠室殷契類纂》

簡歷：

王襄，字綸閣，號簠室，天津人。世居鼓樓東大劉家胡同。光緒二年（1876年）12月30日生，1965年1月31日晚7時半卒，年90歲。京師高等實業學堂礦科畢業，擔任過長蘆、鹽務稽覈所文牘課員等職。“七七”事變後祇靠幾間祖遺房產的租金維持生活，非常拮据，但不曾出任過任何地方工作。

京津商人多次慫恿先生賣掉甲骨，改存赤金，先生甘守清貧，不為動心。1952年夏末，董作賓自美國來信勸先生將甲骨賣給美國某大學，說可得善價。先生一面婉言謝絕，一面勸董回歸大陸，從事學術研究。^②

1953年任天津市文史研究館第一任館長。

先生為人醇謹，訥於言。研究古文字多年，勤於著述，曾師事華學涑先生。

著作：

甲、《簠室殷契類纂》，把甲骨文按《說文解字》部首排列，為同類書的第一部。中華民國九年（1920）初版。民國十八年（1929）再版增訂。全部手寫，工作良苦。

乙、《簠室殷契徵文》，分為12類：天象、地望、帝系、人名、歲時、干支、貞類、典禮、征伐、游田、雜事、文字。為了歸類而把同一版的卜辭剪裁，加以印刷不精，許多人都認為原物不真。郭沫若起初說：“王襄《簠室殷契徵文》，其所收集多屬可疑。”^③後來不但否定了自己的看法，還引用了此書中的材料。^④胡厚宣也認為：“這書印刷不精，且多割剪。所以書剛出來，大家多以材料可疑，擱而不用。其實王氏精於鑒別，並沒有假的東西。”^⑤

① 見王襄：《孟定生殷契序》。

② 詳見王翁儒：《簠室殷契》跋，《歷史教學》1982年9期。

③ 見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釋寇》附註，1931年大東書局印本。

④ 見郭沫若：《古代銘刻匯考·殷契餘論》。

⑤ 同前。

丙、《簠室古俑》，在日本出版。影印極精，材料足徵，惜印數不多，流傳不廣。

丁、《古匋殘器絮語》，1984年《燕京學報》第36期發表。

戊、《滕縣漢石畫記》，1950年在《燕京學報》發表。

己、《古文流變臆說》，1961年由天津市人民政府交龍門書局出版，印數三百。天津流傳不多。

未出版而已脫稿的還有：《秦前文字韻林》、《古鏡寫影》、《古匋今釋正續編》、《殷代貞史待徵錄》、《瓦話》等多種；連同書帖都捐獻人民政府，現存天津圖書館。

蒐購和所藏甲骨：

1899年從濰縣商人范壽軒處買了一批，1900年從濰縣商人范維卿手裏又買了一批。當時天津城上已飛八國聯軍的炮彈，人心惶惶，無暇及此了，故價錢亦稍貶。總計陸續在京津所得大約有四五千片之多。天津河北博物院曾出售過四本一套的名貴拓片，第一本的甲骨就是他的藏品。全部甲骨也捐獻給天津市人民政府，現在歷史博物館。

先生精於蠶蠟，曾用六吉綿連，用陳簠齋拓銅器的方法，亮墨手拓所藏全部甲骨，放置案頭，便於翻閱詮釋。羅振玉見到，一定要借閱，答應短期歸還，先生不肯，強而後可。後來多次催促，羅寄來20銀元，作為工本費，拓片攫為己有；先生極表不滿，然也未如之何。沒有徵得先生同意，羅選拓本中大部竟在《殷墟書契續編》發表，先生每言及此，為之悻悻！曾囑我代覓《續編》，準備擇其未發表的自行出版，事終未成。

先生書法高古，胎息極厚。大篆直追三代，最喜大孟鼎；小篆可以方駕先秦。私淑吳大澂，實有過無不及。

先生逝世後，家屬遵照遺囑將其古物、文玩、積稿、法書等全部捐獻給國家。天津市人民政府曾在藝林閣為開展覽會。郭沫若為墓碑題字，惜“文革”中被毀！

五、我所知道的王懿榮

王懿榮，又名正儒，字濂生，亦作廉生，齋名天壤閣。祖籍雲南省大理府雲南縣，明代洪武年間他的祖先來內地做官，全家遂遷居山

東福山縣。^① 清道光二十五年六月八日生。天性篤摯，讀書過目不忘，好金石之學。善書法，行書學蘇，也能篆書。

妹妹是南皮張之洞的繼室。^②

與愛新覺羅·盛昱字伯羲爲金石交，誼重昆弟。

35 歲中舉，次年成進士。39 歲任翰林院編修，50 歲任國子監祭酒，55 歲三爲祭酒。轉年辦理京城團練（清代利用義和團抵禦洋人。京城團練是官方指派保衛北京的最高領導）。

1900 年 6 月 17 日八國聯軍攻佔我大沽炮臺，7 月 14 日天津陷落，8 月 14 日北京被攻陷。8 月 15 日王聽說光緒已經逃走，午前 10 時王氏用楷書寫下了一首絕命詞，先吞了兩個金錢，又喝了毒藥，都沒死，就跳井自殺了。

謝氏帶領長子崇燕的寡妻張氏一齊跳井死。十天以後才打撈上來。薄棺三具初葬花園內。後由王孝禹等移厝郊外寶應寺，原是登州、萊州的義地。10 月追贈侍郎，諡文敏。^③

有人以爲王氏是跳池水自殺的，不確。^④

王懿榮收藏富而且精。我所收傅青主本明拓不斷《曹全碑》和冬溫夏清本魏《張猛龍碑》原來都是王氏舊藏。王氏還精於鑒賞，不肯輕易在碑帖拓本上落墨。據我所見所藏的拓本看，大致有三種情況：上上品才肯於題跋，其次題簽，再次祇加蓋印章。

因爲多年收藏王氏舊藏善本碑拓，新中國成立後經人介紹認識了王氏四子王崇煥（字漢章），問及王懿榮收購甲骨經過，王漢章所談除見於《河北半月刊·古董錄》的以外，還有以下情況：

第一個送甲骨給王懿榮的是范壽軒。范跟王既是同鄉又多年有過交易。范把甲骨出土的經過和情況詳細告訴了王氏；王當即收下范所持來的甲骨。此外還給了范 600 兩銀子，讓范去全部收購出土甲骨。

當時盛昱在座，也給了范 200 兩，希望分得一部分。但不久盛即病逝。

庚子夏，范帶着幾麻袋甲骨回到北京，全部放在王氏花園裏。當時戰局倥傯，人心惴惴，王氏已無暇及此，祇在下朝後叫人用銅盤托幾片來玩賞玩賞而已。不久北京城陷，王氏自殺身亡。

① 見王崇煥：《王文敏公年譜》載 1943 年 7 月《中和月刊》4 卷 7 期。

② 見王崇煥：《王文敏公年譜》載 1943 年 7 月《中和月刊》4 卷 7 期。

③ 見王崇煥：《王文敏公年譜》載 1943 年 7 月《中和月刊》4 卷 7 期。

④ 葉昌燾：《藏書紀事詩》卷七“庚子‘拳禍’，奉令總辦團練，都門陷，投園池以殉”。

爲了籌資給王氏發喪，不得不出售他的遺物。王氏的兩個學生，劉鶚買了甲骨，廉南湖要了字畫。

王崇煥於 1953 年 5 月 3 日去世。

六、結 語

有的同志以爲：“在甲骨學的研究中，曾發生過是北京的京官首先發現甲骨文的呢，還是天津的秀才首先發現的呢？這種爭論，現在看來意義實在不大。”^① 是的，在甲骨學的研究中，若是研究考釋文字、補綴商史，這個問題不是意義不大，而是毫無必要。但若寫甲骨史話一類的書，論及甲骨發現經過情況，誰先誰後，卻應實事求是，不能姑妄言之，姑妄聽之了。

既要爭論，是根據編造呢，還是根據事實呢？

過去把甲骨發現的功勞推給王懿榮，可能跟“文敏公”三個字有關。衆所周知“文敏公”這個諡號在有皇帝的時代多麼“尊貴”，多麼“不易”，是用性命換來的，是跟“殉國”、“忠君”緊緊聯繫着的。舊社會對有污點，甚至有罪惡的尚且要“爲尊者諱”，“爲長者諱”，王懿榮力勤集古，有什麼功勞不該推給“文敏公”呢？

王懿榮祇是重視甲骨，他有錢有勢，可以大力收購。如果不自沉或許會有重大成就也未可知。而孟定生卻曾考釋文字^②，王襄有著作，現實點說，功勞該不在王懿榮以下吧！爲什麼這頂桂冠卻給王懿榮戴得如此之牢固且長久？

李成——安陽賣刀尖藥的毀廢了多少珍貴材料，作爲一個罪人，歷史上還讓他占了一個席位。范壽軒、范維卿盜賣了多少國寶給外國人而自肥，縣誌上居然給他們立了傳，^③ 而孟定生和王襄的歷史地位卻至今仍得不到公認，這是不公平的。

我無意厚此薄彼，也並不偏愛，祇想本着認真二字，實事求是。

早期學者們受了《洸父龜甲文》的蒙蔽，誤以爲王懿榮是收藏甲骨的第一人，不必再談。在胡厚宣先生《總結》出版以後，孟定生、王襄收購在前，王懿榮應退居第三的真相大白了；不少學者已經肯定

① 見孟世凱：《殷墟甲骨文簡述》頁 26。

② 《簠室殷契》注六，《歷史教學》1982 年第九期。

③ 見民國三十年《濰縣誌稿》卷三十二，《人物·藝術》頁 11。

了這一事實，如崔致遠同志^①、李先登同志^②等。但是至今仍然未改舊觀，甘心繼續受“汐翁”矇騙的也不乏其人，這是非常令人難解的！

最後附帶談兩件事：

第一，三四十年代，天津有一位中學教員王延齡，字子久，藏有甲骨百餘片，碎小的居多，恐是較早出土之品。據傳曾多次帶到課堂做直觀教材，不知是否傳拓或著錄過？現在下落不明。胡厚宣先生的《總結》裏沒有提到他。

王延齡書學劉石庵，新中國成立前濱江道上蔭華綢緞莊的匾額即他所書。也好金石碑版，我收有他舊藏明拓秋字本漢《史晨前碑》。

第二，從書法角度要求，甲骨文該如何書寫為好。八十年來以寫甲骨文名家的並不為多，見仁見智，各有不同的表現手法和成就。老一輩的如羅振玉純用方筆，筆畫一般粗細，字也一般大小，墨跡和集聯刻本一致，有自家風貌。丁輔之甲骨集聯冊字字方正，精整一律，不知是否自己所書。墨跡卻大小錯落，筆畫稍纖細，別是一番風味。葉玉森蒼秀有力，富書卷氣，保持了甲骨文的特點。^③簡經綸的手跡不曾寓目，從商務印書館所印《甲骨集古詩聯》看很生動、流走，耐人尋味。丁佛言亦善書甲骨文，與羅振玉在伯仲之間。

天津老一輩書法家能寫甲骨文的也不多。孟廣慧古奧，小大由之。王襄樸茂，多用方筆，字形較工整。陳蔭佛峭勁。不以書名的印人周與九雖胎息不厚，但頗存形似。

當代寫甲骨文的則有甘肅的聚川，較圓潤；福建的潘主蘭形似，稍工整；杭州的劉江和山東的山之南，用筆一圓一方，均極渾厚；遼寧的閻寶海樸茂，不求形似；^④福建的張人希多用方筆；吉林的孫常敘用圓筆；天津的黃壽昌圓秀、工整；^⑤河南的許敬參秀麗。^⑥

龜骨質地堅硬，契刻須用力，使用的工具迄今尚未發現。從甲骨實物驗看，很可能是一種錐形的刀具，因為絕大部分文字的筆跡是起住筆稍尖，中間略粗，足見其用力但不見鋒棱，贗品則刀鋒宛然，望而可辨。方筆的多為大字，並不習見，跟刻小字的用具可能不同。字形因筆畫多少而大小不一。個人覺得這都是甲骨文的字形特點，書寫

① 見崔致遠：《王襄及其甲骨文研究》，《天津社會科學》1982年第5期。

② 見李先登：《也談甲骨文的發現》，《光明日報》1983年11月5日。

③ 丁輔之、葉玉森作品見《當代名人書林》，商務印書館。

④ 見《全國第一屆甲骨書法篆刻展覽作品集》，人民美術出版社，1981年。

⑤ 見《當代楹聯墨跡選》，湖南美術出版社，1982年。

⑥ 見《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書畫作品集》，文物出版社，1983年。

時似乎應該突出這些特點。如果寫甲骨文再界格，像吳大澂寫金文那樣打好一個個的方格，把每個字寫成算盤子似的一般大，雖不打格而把甲骨文寫成鉛字，像藝苑真賞社出版的《珠聯璧合》集聯冊那樣的，或把筆道寫成有如玉筋篆或秦詔版筆法的沒有變化，恐怕很難說是寫甲骨文了。是不是應該多保存些形似為好，每個字的長短大小不強求一律，筆畫也要有粗細變化。因為甲骨文畢竟不像金文那樣渾圓，也不像詔版那樣筆筆皆方，和臨寫各家楷書行草遺貌取神怕是有些不同。

聞見淺陋，請同志們多予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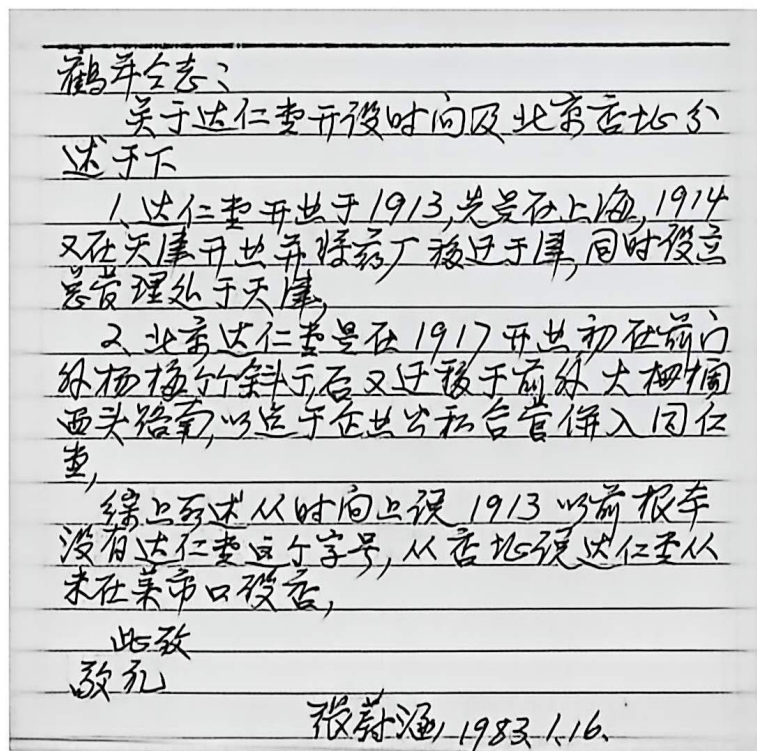
1984年10月初稿 1988年4月改訂 1996年6月改一則

南開大學1984年10月印製

古吳軒出版社《傳統文化研究》1995年第四輯1996年第五輯連載

2010年第二期總第四十四期《天津文史》轉載

（編者按：曾作為在天津和平文化館、天津師範大學、南開大學中文系講稿）



1983年鶴公收張蔚涵親筆信

李鹤年先生：

所需《华北日报》副刊《华北画刊》
上的文章“龟甲文”一页复制件今寄给您。
按照我馆规定，1949年以前出版的报纸是不
予复印的。考虑到先生87岁高龄，查找资料
不易，仅仅需要这么一篇短文，能解决当尽
量予以解决，所以破例为您复印了寄去。所
需费用很少，也免收了。

顺颂

夏安

北京大学图书馆期刊部

97. 7. 6.

天津图书馆康军同志的信是5月27日
写的。但我们接到已是7月6日，大概因为
他写的收信人朱子龙出国了。回国后才见到
信转给我们，所以拖了这么久才为您书，十分抱歉。

1997 年鹤公收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期刊部信函